

卷十四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四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註]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之仁者以其
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為
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
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眾人但能
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
為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
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
者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為
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徧愛眾人之為急是
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
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
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為緩急乎蓋
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
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綱
疎提其綱則眾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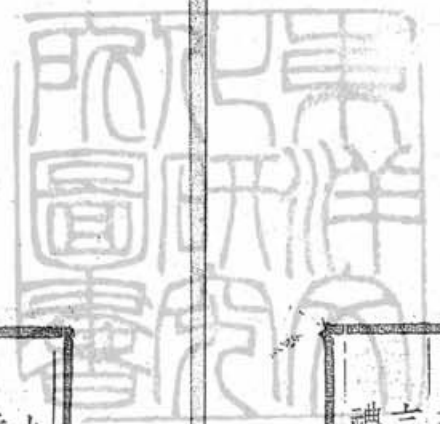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議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修利蹈姦務德
蹈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

章方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已信心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怒仁義克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



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會參至孝思親與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司以來人倫攸敘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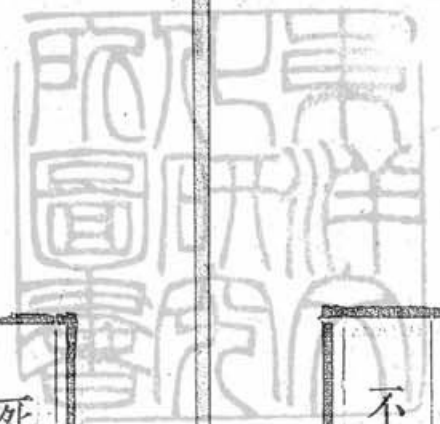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以用也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上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

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

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某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某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

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違禮以之反正誅討征伐故不自王命曰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之言也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

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

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

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

國不相征也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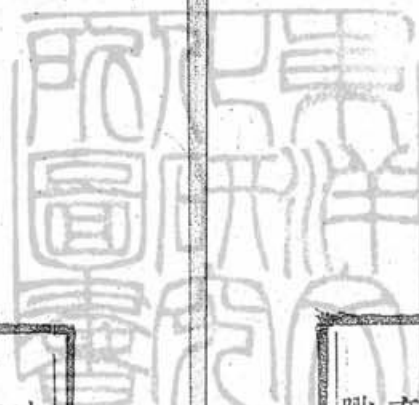
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

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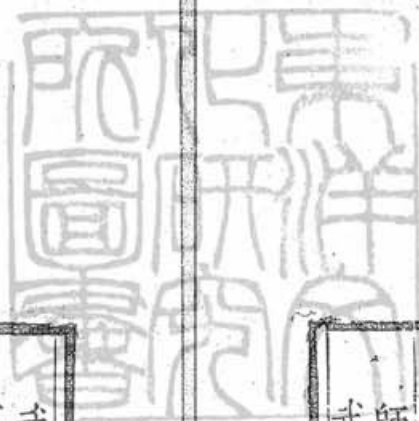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冒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蓋尚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春杵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

正義曰書尚書至
 不取之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
 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
 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也
 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
 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
 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
 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
 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
 子孫累世長居國以
 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為後我

國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國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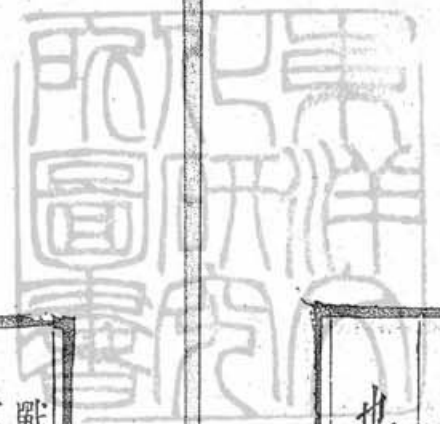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國

孟子曰至焉用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

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

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孟子

言有人謂我善為行陣我善為戰鬪以其是欲勸諸

侯以攻戰者也是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

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

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說已

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

勇士有三千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

安止爾也故不敢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

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

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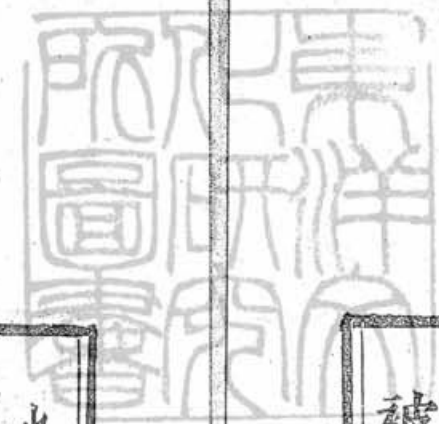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者也孟子言梓匠輪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喻當時之君如心不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糲也袵畫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茹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自

當有之也

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屑也云袵畫也說文云袵玄

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僕今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感於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

耳國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國正義曰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間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國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

國正義曰案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讐不

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父之

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其國蓋非周禮歟又

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不義

在邦法不可殺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國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徵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國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國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况他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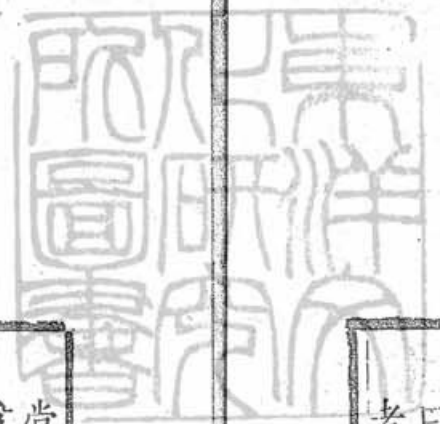
註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
不履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苟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註正義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
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爲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爲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
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乎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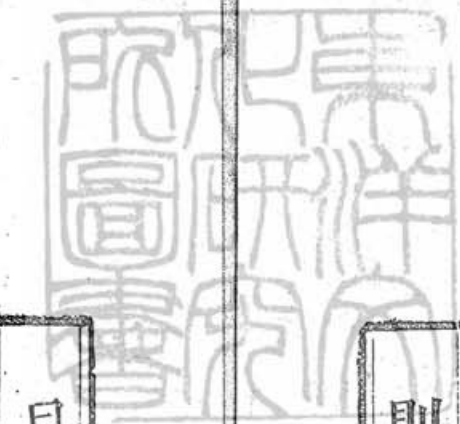
註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名亦卓異者也孟子言好
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
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
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

註伯夷季札與鄭公
子之類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

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龜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記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記**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人而得其國而為君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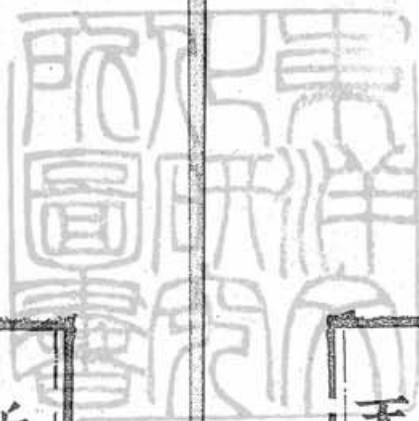
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管叔鮮

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

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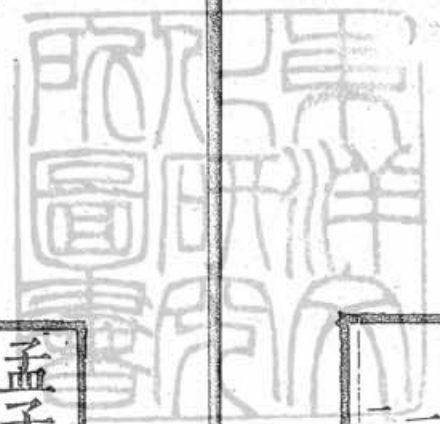
社稷犧牲已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

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

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腍粢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春秋祈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早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熏炙之者乎統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

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正義曰此

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

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說已見

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其說俱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

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已以

其為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

從者病莫能與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君三道者三我無能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
惑勇者不懼
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註

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註

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

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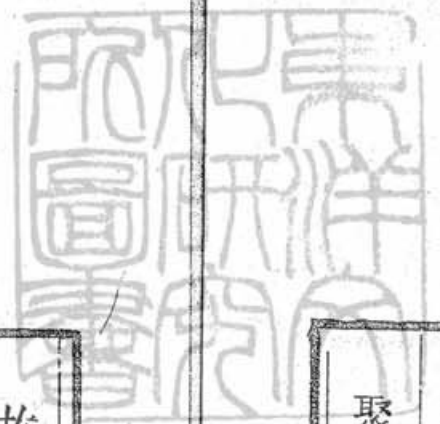
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註

詩邶風

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

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



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慍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

之慍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註

貉稽至文

曰此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眾口誼譁大聖所有

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

姓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

大不能治人之口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

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

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也以其為士者益

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邶風柏舟之詩有云憂
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羣小眾
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
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緜之詩有云肆不殄厥
慍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吠夷之慍怒然亦不能
隕失文王之善聲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憎多口也此

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為無傷也國擲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縣之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愠恚隕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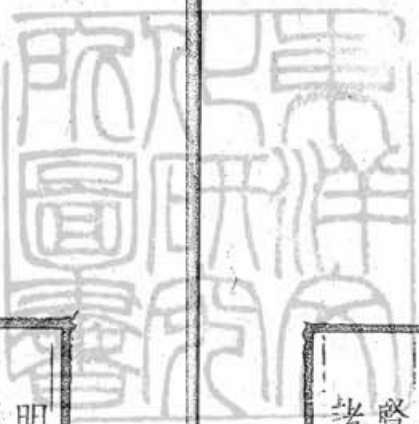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昭不可得也國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昭微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國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國正義曰此章言聖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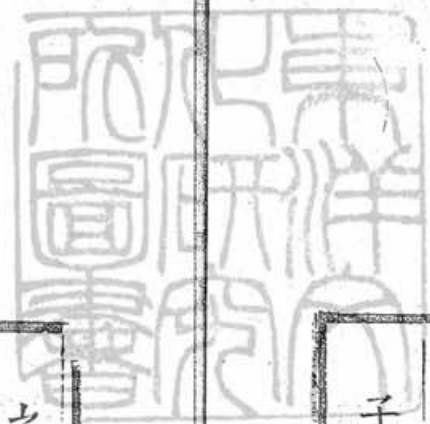
高子曰何以言之

曰以追蠡

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鐘不然以禹

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

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

以啓其蒙者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

言於孟子以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

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以

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濳久而穿石單極之縵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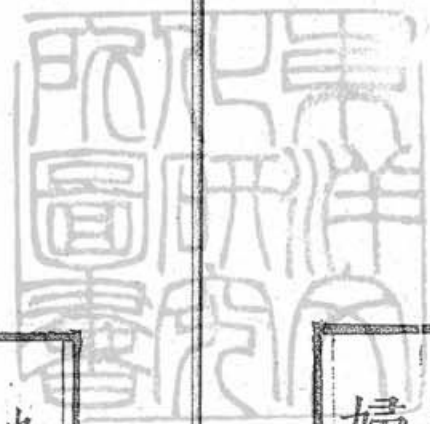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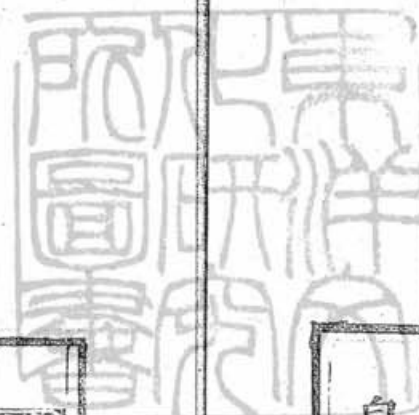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始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

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
 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
 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
 是為馮婦若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
 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
 虎虎倚山嶠而怒眾人皆莫敢攖而搏之者望見馮
 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
 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
 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
 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
 將復為發棠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
 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案齊邑也正義曰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婁好裴綱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

則息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

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

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

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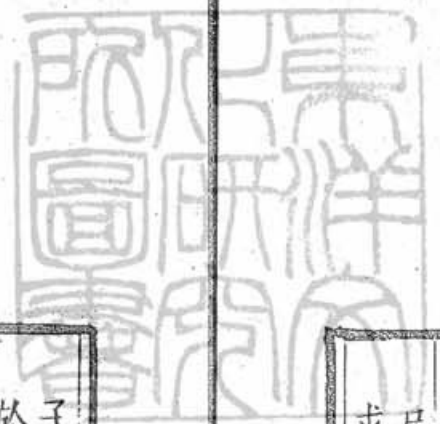
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

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

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
 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
 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
 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疊疊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
 曰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
 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
 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勤戒者
 也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美
 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
 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
 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
 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



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愛施之
 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
 主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
 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
 也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
 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
 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
 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四已之可欲乃使人欲

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

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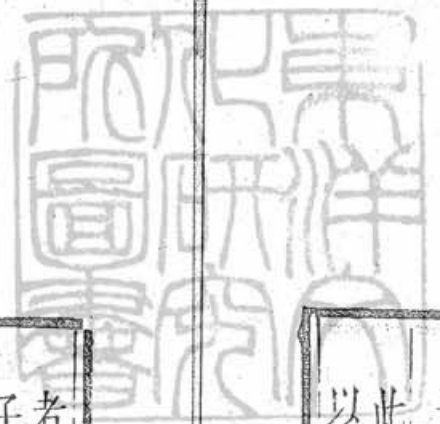
輝是為大人夫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四浩生至下

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

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者浩生不害問孟子曰樂正子何等人也以其見孟

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之也孟子曰

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

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

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

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人

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

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

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

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

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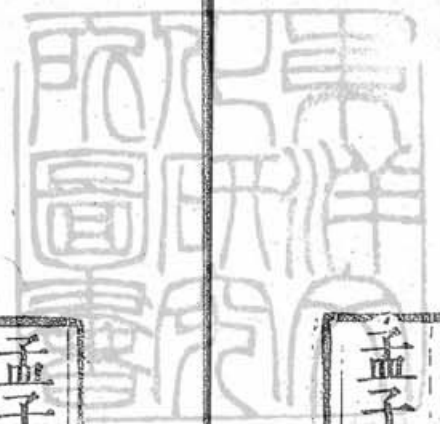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國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也豈欄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

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胃之

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

甚也孟子曰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

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

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

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

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楊朱為已之

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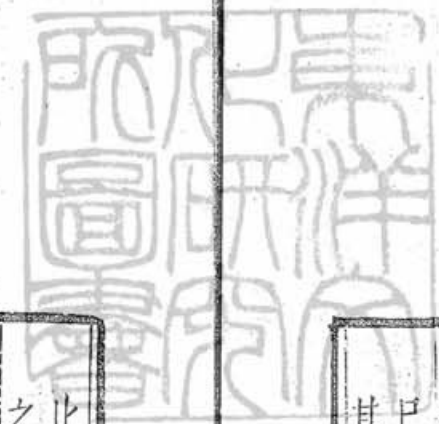
之矣今之與楊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

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

欄又從而胃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

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

其欄又從而胃之也以其為亦太甚也此孟子所以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也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

紕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

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也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

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也

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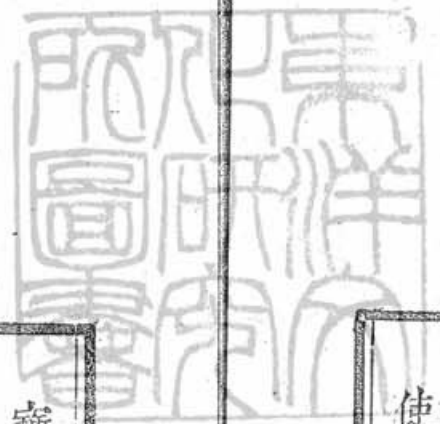
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絺縠甲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三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其二則有傷財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征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

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

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

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

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

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獨使民以時民

不離散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

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

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

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刑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憚是夜夢腳踏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

孟子疏 卷之四 三 段古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

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

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

也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

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

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

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



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
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
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
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
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
曰盆成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
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

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屨扉屨也業織之有

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窗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屨屨也孟子與門

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曰子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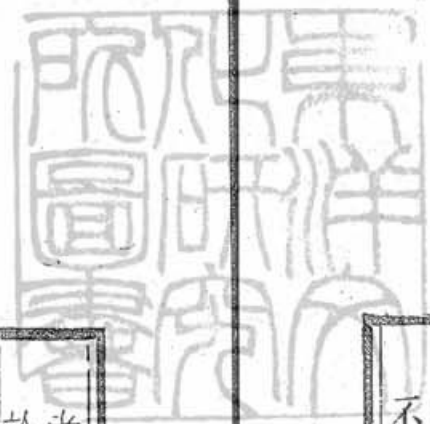
為竊屨來與孟子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孟子館人曰殆非為

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孟子

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

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係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孟子孟子

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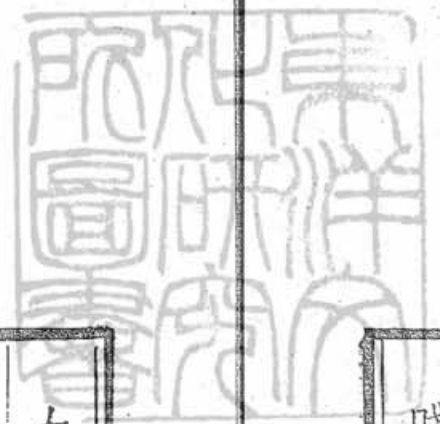


者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之屨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屨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係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係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孟子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

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人皆有
 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
 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
 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克
 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
 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德行可輕
 賤人所爾女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女能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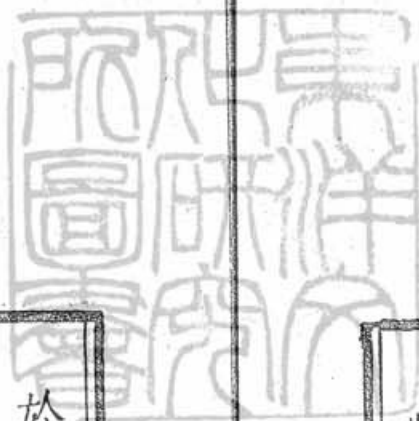
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
 皆穿踰之類也
餽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
 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
 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
 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
 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怒
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
取人不知失其藏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
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
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

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為仁義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是以其失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



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

任者輕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

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

也君子於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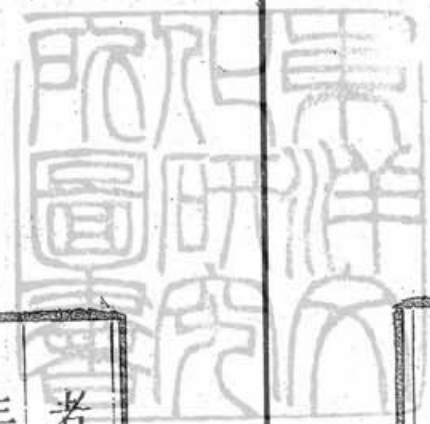
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
 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子之所守特在修身
 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且人病
 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是所求於人者
 為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治也田所以
 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人之身也
 故為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

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



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

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

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

性不忍欺人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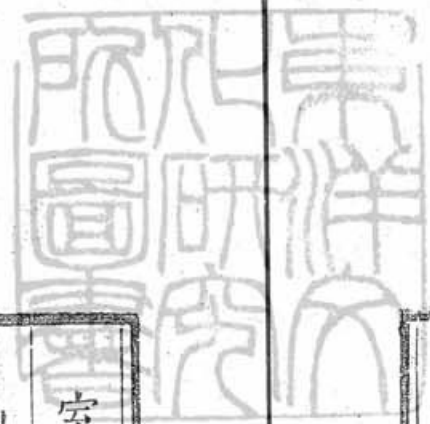
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
 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者孟子言堯
 舜之體性自然善也湯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
 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一則體性之自然一
 則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無非是禮也故動容周
 旋中禮者是為盛德之至也至者以其盛德至矣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蓋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是為動

容中禮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哭其死而哀之者非為其生者也以其動容中禮德性然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是謂周旋中禮者也是孟子自解之旨也言經德不回邪非欲于求爵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中禮德行然也言語必以正非欲以正行為名故然也亦非周旋中禮德言如是也君子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法修身以俟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大人謂當時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說仞八尺也榱題屋雷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



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室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說極五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說般大

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說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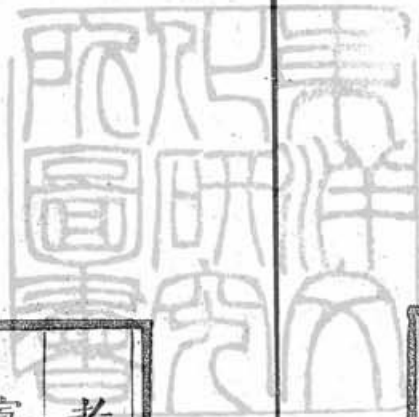
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

乎哉說孟子曰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

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吾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
 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得盡其言也
 又言堂高數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是為奢泰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
 丈之廣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所侍之妾至數
 百人之眾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
 飲酒驅騁田獵有後車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
 亦不為之也以其在彼驕貴之事者皆於我所恥而
 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
 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彼之
 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則
 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國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



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國謂貪而不

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

者眾國孟子曰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

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

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

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

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

豹為人少欲獨隱處於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
 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
 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
 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欒黶為人多貪乃為
 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

孟子同
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註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

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

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註言膾

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

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註孟子言膾炙雖美人

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

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註曾皙至名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

與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

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

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

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

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曾子何為獨食

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

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皙好之故曾子所

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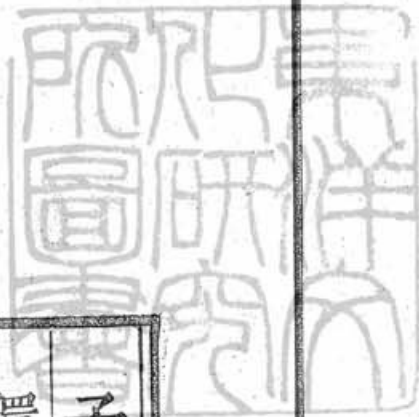
註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

名是棗小而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



爲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楸棗之屬也曾皙者曾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蒧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曾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爲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曾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者也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曾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

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曾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

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

矣曾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

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踣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

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

德之賊也

德

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

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

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德

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

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

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德

孟子言鄉原之人

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

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
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
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
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
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
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
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

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
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
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
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
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
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

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

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

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眾似

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

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

邪惡之行也

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

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往

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

經身行民化於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



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

在陳國有厄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

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

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

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

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

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

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

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

次於中道者為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

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

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

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

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

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

皆有志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

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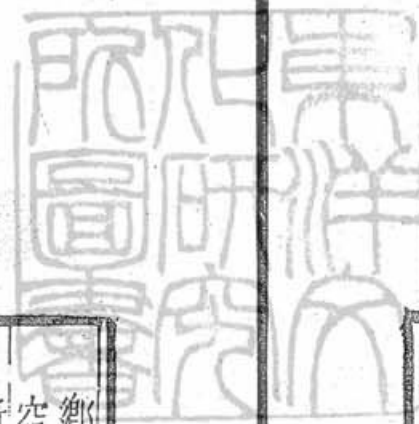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五

十五

及古

及古

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會稽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乃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為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污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為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所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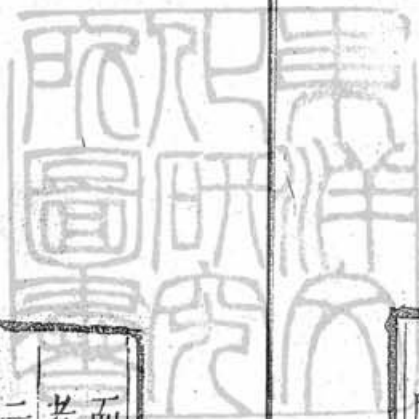


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也但當取為人所善則可矣故闔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為原善之人是無所往而不為善人矣孔子乃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隱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污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非廉潔也眾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為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德而為有德故謂之為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莠之莖華秀茂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詐飾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樂恐其有亂

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眾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君子利口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

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

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蹠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顓孫師亦未審何據



而琴張曰師張曰曾皆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

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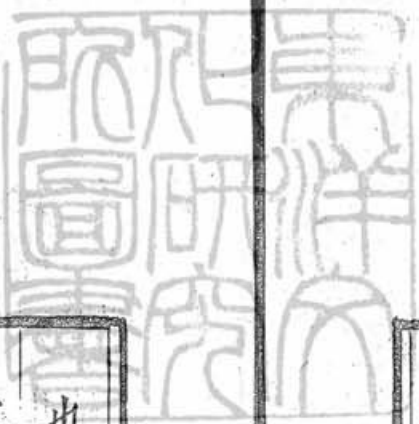
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

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

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



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各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

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

也統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

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

者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乎

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

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如禹臯陶

為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堯舜聖人之大道而佐行

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

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

逮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

為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

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

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以自文王之世至於孔

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為文

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逮至于

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

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

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

此名世而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



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

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

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統至今者至而

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

後也統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

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

歷舉世代而言之也統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

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

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

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後也統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

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

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統至今者至而

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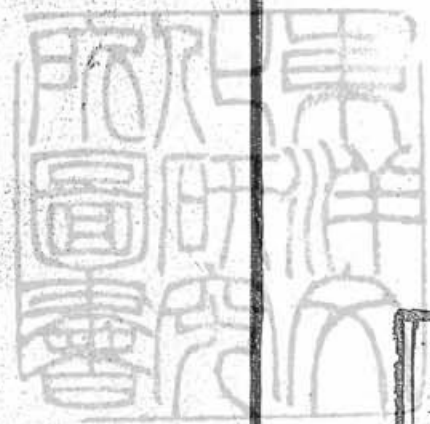
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

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
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
仲尼傷周道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
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孟
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
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
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
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

皇朝崇禎甲午歲在昭易彤噩古虞毛氏繡鐫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終



所入
圖
書